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
丛书

小酒店

左拉／著
马振骋／译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
丛书

小酒店

左 拉 / 著
马振骋 / 译
简 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出版

Émile Zola
L'ASSOMMOIR

本书根据Librairie Larousse 1972年版译出

小 酒 店(简本)

[法]左拉 著

马振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印刷十三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875 插页 1 字数 85,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8,5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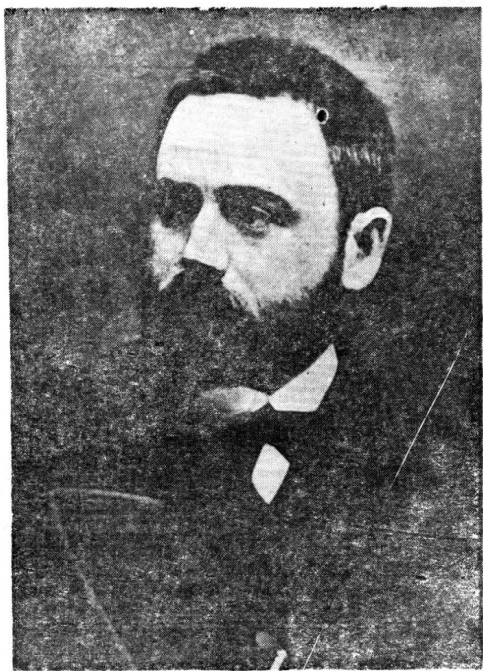
ISBN 7-5327-0301-0/I·148

定价: 1.75 元

作者左拉(1840-1902)是法国著名作家。早期受浪漫主义影响,后来信奉实证论哲学。1871-1893年间,他创作了由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其中重要的有《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钱》等。

洗衣女工绮尔维丝嫁给建筑工人库博,婚后生活差强人意。不幸有一次库博在工作时跌断了腿,伤愈后变得懒惰并酗酒了。后来生活每况愈下,连绮尔维丝也成了个酒鬼;结果先后惨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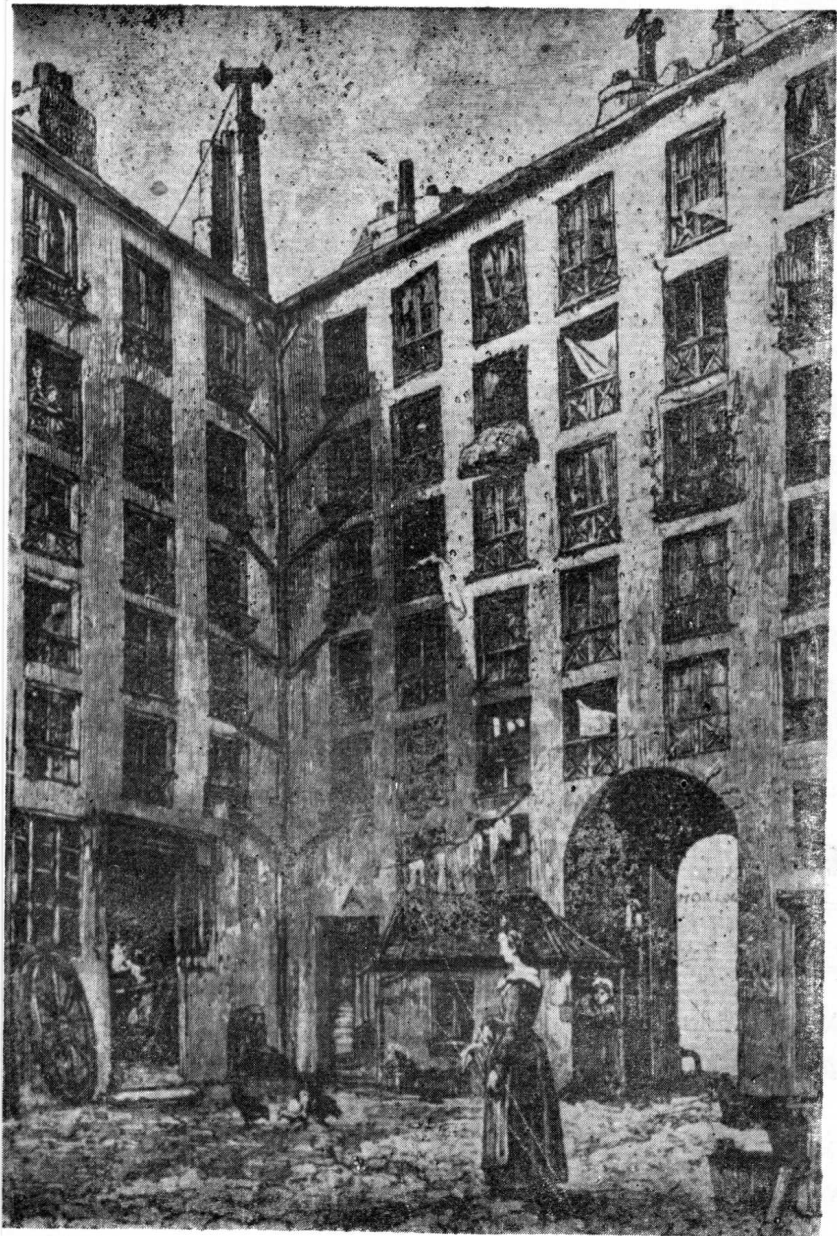
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法国工人的悲惨生活,但未能进一步揭示造成这些悲剧的社会根源。



左 拉



……他叫库博，也称果酒，二十六岁的小伙子，……(第5页)



金珠街上那幢大房子。(第8页)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要为我国广大青年读者以及有兴趣接触外国文学作品的众多读者提供一套普及性的、基础性的、入门性的外国文学名著的译本。我们这套丛书，着重选择世界文学中在思想内容上和作品的艺术技巧上都极为优秀、故事含义丰富隽永、可读性强的作品；而在译文上则力求做到忠实、流畅、易懂，树立新的翻译文风。全套丛书暂定出版六十种，分辑出版，每辑十种，每种字数保持在十万字左右。对于字数过多的长篇小说，尽量根据外文版的简本翻译，集中最精采的情节，保持故事的完整，使读者能在较短时间内读完和领会这部作品，及早得到艺术上的享受。

本丛书，拟先推出包括十册的《法国文学专辑》。这一专辑中所收各书，都是根据法国拉罗斯出版社的原版简本翻译的。每本书正文后均有《附

录》，内容包括作者生平、作者主要作品的介绍、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另外还有各个时期文学评论家对这一作品的评论，这使读者除了得到艺术上的享受之外，还能丰富对世界文学和著名作家的知识，有利于读者将来进一步阅读这些作家的其他作品。

作者序言

《卢贡·马卡尔家族》将由二十来部小说组成。总计划自 1869 年已确定，我也遵循这个计划亦步亦趋。《小酒店》在原定的时间完成，我写此书也象写其他几本书，未尝一刻稍离我的准绳。这是我的力量所在。我有一个前进的目标。

《小酒店》在一家报刊问世时，遭到绝无仅有的粗暴攻击，受到指控，并被加上各种各样罪名。有没有必要在序言中说几句话表明我作为作家的意图？我要描写我们郊区恶浊环境中一个工人家庭的必然堕落。酗酒、游手好闲，到头来总引起家庭关系的松懈，群居杂处的丑事，真情诚意的逐渐泯灭，最后落得个耻辱与死亡的下场。这是行动中的伦理学，如此而已。

《小酒店》肯定是最贞洁的一本书。我时常不得不触及一些恐怖可怕的创口。光是形式就把人吓坏了，字眼又叫人读了生气。我的罪过是怀着文学的好奇心，搜集了老百姓的语言，并把它注入

一个非常精巧的模具。啊！形式，竟那么罪大恶极！这种语言的词典还是存在的，文人研究它，欣赏它的新鲜活泼、形象刻划巧妙有力。这对搜奇觅宝的语法学家是一桌宴席。若没有人看出我的意愿仅是在做一件纯粹的、而我还认为有重大历史与社会意义的语言工作，那也无关紧要。

然而，我不用为自己辩护。我的作品会辩护的。这是一部反映真实的作品，第一部描写平民的小说，它不说假话，有平民的气息。不应该下结论说平民都是坏的，因为我的人物不是坏的，他们只是无知，给他们的繁重劳动和贫困生活环境毁了。对我的人身和作品流传着一些人云亦云、荒谬可恶的评论；只是在评论前，应该阅读一下我的小说，理解它们，看清它们的整体。啊，要是大家知道，那个关于我的给人解闷、耸人听闻的传奇，叫我的朋友听了有多么好笑！要是大家知道，那个吸血鬼，那个恶毒的作家，只是个规矩的布尔乔亚，做学问、搞艺术的人，在自己的小角落里安分守己生活，他唯一的心愿是在人间尽其可能留下一部反映面广、生命力强的著作！我不否认任何谰言，我工作，我信赖时间和公众的善意最终会在层层叠叠的一大堆愚蠢下把我挖掘出来。

埃米尔·左拉

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巴黎

—

〔一八五一年初，巴黎，教堂路。绮尔维丝·马卡尔，二十二岁，走私商马卡尔和中央菜场女商贩的女儿，离开普拉桑——普罗旺斯的一个小城、她的出生地——上巴黎找一位鞣革工人奥古斯塔·朗蒂埃，她跟他生过两个孩子。她等了一夜也没等到朗蒂埃。天亮了，小孩的父亲还是没回来。可怜的女人靠在旅店房间的窗口，眼睛在这群去上工的工人中搜索。——她是一位漂亮的金发女人，高大，苗条，有点跛，艰苦的生活已使她容貌憔悴。〕

旅店开在教堂路上，鱼市街门左边。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旧房子，赭红色油漆一直刷到第三层，挂着被雨水淋糟的百叶窗。在一盏星形玻璃灯上面，两扇窗户中间，勉强可以认出几个黄色大字：“好心旅店，掌柜马苏里埃”，粉墙上的霉点已使字

迹有几处剥落。绮尔维丝被灯碍着，抬起身，手帕盖在嘴上。她朝右望，罗什舒亚路那边，有几群屠夫，穿着血迹斑斑的围裙，站在屠宰场前；凉风不时送来一阵臭气，一种遭屠杀的牲畜的腥味。她朝左望，视线穿过一条长巷子，停在几乎正对面的，那时还未竣工的拉里勃亚齐埃医院的白房子上。慢慢地，她沿着税卡墙，从地平线一头看到另一头。墙后面，夜里她有时听到被凶杀者的叫声；她搜寻冷僻的角落，黢黑阴湿污秽的旮旯，怕发现朗蒂埃的尸体，肚皮上给捅几个刀孔。一道看不到头的灰墙，把城围在一条荒漠地带中间。她抬起目光，越过这道墙，窥见一团火轮，一蓬阳光，已经充满巴黎早晨的喧嚣。但是她总朝鱼市街城门回头，伸长脖子，看得脑袋发昏，税卡的两排矮平房之间，川流不息的人、牲畜、车辆从蒙马特高坡和教堂方向源源而来。有踏步渐进的兽群，有突然受阻在马路中央攒三聚五的人群，有肩上扛工具、腋下挟面包、走不完的上班工人队伍；人潮涌进巴黎，又在巴黎被淹没，连续不断。绮尔维丝以为在人群中认出了朗蒂埃，身子俯得更低，跌下去也不顾了；然后，她把手帕在嘴上贴得更紧，象把痛苦往里塞……

城门边，队伍在清晨的寒气中依然踏步渐进。可以认出穿蓝短褂的是锁匠，白裤子的是泥瓦匠，

短大衣下露出长工作服的是漆匠。这群人远远望去混同泥灰，中性色调，内中主要是褪了色的蓝和肮脏的灰。时而，一位工人停下，点烟斗，其他人在他四周继续前进；没有一声笑，不与同伴说一句话，两腮土色，脸朝巴黎，巴黎通过鱼市街市郊那条张口的大路，把他们一个个吞进去。可是在鱼市街的两个拐角上，有两家酒店，主人正在卸门板，有人到门口步子慢了；还没进店，先停在人行道旁，斜眼望着巴黎，胳膊发软，已经在想逍遥逍遥过上一天。在柜台前，有几群人在敬酒，站着出神，挤满了店堂，吐痰，咳嗽，频频举起小杯子往喉咙里灌……

绮尔维丝在窗前死不离开，苦盼了两个小时，直到八点钟。商店已开门。从高坡来的穿工作服的人流也停止了；只有几个迟到者在大步跨进城门。酒店里还是那几个人站着继续喝酒，咳嗽，吐痰。接着工人后面来的是女工，在工厂做的，擦洗金属器皿的，做帽子的，卖花的，身子裹在紧小的衣服内，沿着外马路疾走；她们三五成群，谈得很起劲，发出低低的笑声，明亮的目光向四周张望；隔一段路，便有一个孤独的女工，她瘦小，苍白，严肃，躲开垃圾堆，沿着税卡大墙走。然后经过的是职员，嘴对着手指呵气，一边走一边啃一苏一个的面包；瘦削的年轻人，穿太短的上衣，眼圈发青，还

困思朦胧；矮小的老头儿，走路蹒跚，脸孔灰白，终日在办公室内耗得形容枯槁，看表调整步子，争取上几秒钟。大马路又恢复了早晨的宁静。邻近街上领年金的人在阳光下散步；做母亲的，没戴帽子，穿肮脏的裙子，搂着个襁褓婴儿在怀里摇，就在长凳上给他们换尿布；一大群拖鼻涕、衣衫歪斜的小孩，在叽喳声、笑声、哭声中推推搡搡，满地打滚。绮尔维丝看不到希望，一阵焦虑晕眩，感到窒息；她觉得一切完了，时间完了，朗蒂埃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两眼无神，又从屠宰场扫视到医院；屠宰场年代久了，血腥腐臭，而医院新盖的，灰白墙头，一排排窗口依然没有遮上，露出赤裸的房间，以后死神会在里面横冲直撞。她的对面，在税卡大墙后面，天亮了，初升的太阳在醒来的巴黎上空愈来愈大，照得她眼睛发花。

〔绮尔维丝连同孩子最后还是被朗蒂埃一起遗弃了。身材高大的维吉妮嘲笑她，两人在福科尼埃太太的洗衣场内打架。后来她回到自己的空房间，一无所有，灰心丧气。〕

二

〔不久以后，绮尔维丝接受一位白铁工的

追求，他叫库博，也称果酒，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很干净，下腭突出，鼻子微塌，漂亮的棕色眼睛，满脸高兴和稚气”。性格虽然懦弱，但是不嗜酒，他请绮尔维丝到科隆勃大爷的酒店去吃酒浸李子。】

三星期后，一个大好天，十一时半光景，绮尔维丝和白铁工库博在科隆勃大爷的酒店一起吃酒浸李子。库博在人行道上抽烟，当她提了衣服回来要穿马路时，强拉了她进去；她的方形的大衣篮子放在身旁地上，锌台面小桌子的后面。

科隆勃大爷的酒店在鱼市街和罗什舒亚路的岔口上。整块招牌只写了两个蓝色长形字：烧酒。盖满灰尘的夹竹桃栽在两只酒桶中。大柜台上放几排玻璃杯、水缸、锡制量具，进了门往左边延伸；大厅四周堆着浅黄色大桶，油得很亮，桶上的铜箍、铜龙头闪闪发光。高高的货架上，酒瓶、水果缸、各类细颈瓶放得整整齐齐，遮住了墙面，鲜艳的翠绿、鹅黄、酱红颜色映在柜台后面的镜子里。但是酒店的奇观在里面，橡木栏杆的另一边，装玻璃罩的院子里，顾客看见那个开动着的蒸馏装置，长颈子的蒸馏锅，插入地里的蛇管，真是一个魔鬼的厨房，酒鬼工人到它面前都会做美梦。

在这午饭时刻，店是空的。一位四十岁的胖

子，科隆勃大爷，穿件有袖的套褂，在招呼一位十来岁女孩，她用杯子向他买四苏烧酒。一片阳光照进门来，晒着一直被烟客唾沫沾湿的地板。从柜台，从酒桶，从整个店堂，升起一阵阵酒味糟气，仿佛把阳光中的飞尘也弄稠了，熏醉了。

〔在他们周围，喝醉酒的工人在骚动，在怪叫。〕

“哦！喝酒真害人！”她悄声说。

她讲起从前，在普拉桑跟母亲喝茴香酒。但是有一天差点送了命，这事使她厌恶；从此不愿再看见酒。

“好吧，”她又说，指着她的酒杯，“我的李子我吃了；只是把酒留下，喝了会难受。”

库博他也不懂。有人居然喝得下满满几杯白酒。偶尔吃个李子还不坏。至于腐肠烂肚的白酒、苦艾酒和其他劳什子，谢谢啦！那是喝不得的。同伴嘲笑他也没用，他留在门口，由这些酒鬼钻进胡椒矿^①里去。老库博也是白铁工，有一天喝多了，从二十五号那家水落管跌到科格纳街的铺石路面上，脑袋开了花。一家人想起这事都不敢

① 俚语，指酒吧间。